

苏联
60年
短篇
佳作
选

苏联
60年
短篇
小说
选

+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苏联六十年短篇佳作选

第三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01,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书号: 10188·707 定价: 2.80元

目 录

节日·····	科诺诺夫作	于国畔译	1
费季斯·齐亚勃里科夫·····	伊里叶恩科夫作	金 风译	9
春天·····	鲁戈耶夫作	娄自良译	18
第三个副官·····	西蒙诺夫作	梁友石译	50
瘸子卡洛·····	佐里扬作	章海陵译	60
老医生·····	谢尔盖耶夫-青斯基作	罗 豆译	77
格里戈里·苏卢希亚·····	巴甫连科作	卢 龙译	96
捷尼斯·乌尔加的感激·····	拉齐斯作	苍 松译	103
求生的意志·····	杜甫仁科作	苍 松译	117
三月——四月·····	科热夫尼科夫作	翁文达译	126
木颈圈·····	左琴科作	张继馨译	151
桦树汁·····	斯捷尔马赫作	吕剑影译	155
一个不朽的姓·····	西蒙诺夫作	苍 松译	165
回家·····	郭顿作	章海陵译	171
军司令员之死·····	尼古拉耶娃作	柳光青译	179
诺言·····	班台莱耶夫作	草 婴译	213
“我们在天上的父”·····	卡达耶夫作	金 风译	220
归来·····	普拉托诺夫作	娄自良译	231
○九三号鱼雷艇上的瓦尔卡·····	毕尔文采夫作	傅石球译	260

猎人坎迪姆的家庭·····	卡乌舒托夫作	苍松译	280
同团战友·····	沃罗比约夫作	吕剑影译	296
一把普通锯子·····	阿扎耶夫作	张勉译	311
加利娅的妈妈·····	格奥尔吉耶夫斯卡娅作	娄自良译	326
玛尔塔·····	爱理赫作	非琴译	337
旧友·····	卡拉瓦耶娃作	吴健平译	368
第二方案·····	格拉宁作	程家钧译	379
休息·····	阿拉米列夫作	鲍群译	405
作者简介·····			425

节 日

科诺诺夫

那天，卡嘉·特洛费莫娃从家里出来已经晚了。

缓慢的沉厚的钟声在大寺院的上空敲响了，在大街上荡漾。

岗哨后面，粮店旁，孩子们用杆子在赶鸽子。店铺的门上都挂上了沉重的大锁。

一切都和往年的复活节一样。但是从来也没有这样寂寞无聊。

拐角处竖着一块十分令人厌恶的铁皮挡板，上面画着一个肥胖的贵族，头戴大礼帽，大惊小怪地闻着青色卷烟的烟，卷烟上面是光彩闪耀状的斗大的字——“卡特克牌卷烟”。

挡板挡住了小巷，平时常有火车头喷着煤烟，从小巷里飞驰而出。现在小巷却是空荡荡的。

连得周围的空气，彼得堡郊外的空气也是沉闷的，散发着茶炊的烟味、灰渣和融雪的气味。

在岗哨旁边，卡嘉遇见了同车间的裁剪工娜达利娅·叶戈洛芙娜。叶戈洛芙娜热情地望了她一眼，仿佛还没有认出来似的，然后招呼也没打，一把抓住卡嘉的袖子：

“我们快去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的区委会当时在一幢矮小沉闷的房子里，有两个房间。

第一间屋子里，松木桌前坐着一个渐近老境的人，他身穿短大衣，头戴羊羔皮帽。

娜达利娅·叶戈洛芙娜冲着他大声嚷道：

“喂，怎么样？”

那人摊开两手：

“我能通知一些人。马上就要来四十个人光景。”

裁剪工生气了：

“不，亲爱的同志！你算得不对。要来一千人。我们整个区的人都要去迎接。”

“倒想想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应该想想。”

“迎接谁？”卡嘉问。

叶戈洛芙娜惊奇地向她转过身来：

“难道我没告诉你？列宁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穿短大衣的人用不太清晰的声音说：

“瞧，谁也不知道，因为复活节……”接着他突然活跃起来。
“普第洛夫人当然都会来的……万众一心嘛！”

“普第洛夫人要去，”娜达利娅·叶戈洛芙娜强调说，“我们也要去。”

复活节——就是意味各工厂关门，报纸不出版，邮局也停止营业。

叶戈洛芙娜坐在桌旁，用手掌托住面颊，沉思起来。后来她问道：

“卡嘉，你会写漂亮的字吗？”

不等回答，她站起来，朝另一间屋子走去：那里放着宣传画，一叠各种颜色的小册子，靠墙放着一些旗子。

叶戈洛芙娜拿着一块红布从那间屋子出来。

“写在红布上……”她沉默了一会儿，急促地、使劲地喘了口气。“写吧：列宁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去欢迎！”

颜料放在窗台上一只踩坏的铁罐里。

卡嘉找了一段粉笔，先打草稿。

叶戈洛芙娜用油把白颜料化开，把笔泡软。

卡嘉写完“列宁”这两个字，轻声说道：

“娜达利娅姑姑，我可不是党员呀。”

“你是工人！”叶戈洛芙娜严肃地回答。

此后她们默默地结束了那不寻常的工作。字写得很清楚，只是有几个字大小不一。

“木条！”叶戈洛芙娜说，“我们到哪儿去搞木条？”

说着，她不知想起了什么，迅速地向门口走去。

街上，孩子们还拿着杆子在赶鸽子。他们忘我地追赶着，打着尖声的口哨，吆喝着“追呀！”

娜达利娅·叶戈洛芙娜走到他们跟前，要求说：

“孩子们，把杆子给我吧……”

那些孩子避开她，往前跑去。他们的杆子非常好：又光滑又长，头上尖尖的；杆子被孩子们那粗糙的小手摸得锃亮，仿佛涂过清漆似的，——这不是杆子，而是爱鸽者的宝贝。

“孩子们，”叶戈洛芙娜又重复了一遍，“我们有事要用。嗯，我怎么说服你们呢？”

她甚至挥挥手，向周围看了看，难道去求他们？现在对孩子

们来说这些杆子也许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宝贵。卖——他们也是不肯的。

她仍然声音不大地对他们说：

“列宁同志要到我们这儿来。瞧，时间晚了，我们需要尽快制作一块标语牌……我们想把它用杆子撑起来，举得高一些。”

孩子们大概明白了她的话。他们站在较远的地方，不相信地望着。

半小时后，卡嘉在店铺旁边找到了娜达利娅·叶戈洛芙娜，她蹲在孩子们面前，同他们低声交谈着什么。

“娜达利娅姑姑，你怎么啦？得去找木工，他也许会让出一些板条。”

“那么，只好去找木工了，”叶戈洛芙娜吃力地站起来，叹了口气。

这时，有个小孩嘎哑地说：

“拿去吧。”

娜达利娅·叶戈洛芙娜想抱住他，而他却神情严肃地躲开了。

孩子们把杆子送到了委员会。他们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叶戈洛芙娜用手掌量杆子。量完后，她在杆子中段锯开，顶着膝盖把它折断。一个孩子啊哟了一声，因为亲眼看着她把杆子弄断了。另一个孩子推推他，小声说道：

“有事情要用，没看到吗？”

卡嘉本以为所有过路的人会对标语牌感到惊奇。但是等她们把它拿到街上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奇怪。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匆匆问道：

“什么时候去等火车？”

许许多多的人排成队，跟在标语牌后面走去。

一个老头求全责备地对叶戈洛芙娜大声喊道：

“为什么不写从哪个火车站来？”

叶戈洛芙娜也不客气地回答：

“你自己去想嘛。从芬兰车站。”

那老头继续大声叫喊道：

“你们的路线怎么走？”

“沿着涅瓦大街，去列捷伊纳桥。”

接着老头突然发起愁来，用手套拍拍身子两边。

“我的儿子都在那里……我跑去喊他们。来得及吗，他大嫂？”

叶戈洛芙娜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来得及。”

只绕过本区，就来到了涅瓦区。

卡嘉直盯着前方，没有看到人行道上的人。但是她立刻感到：周围发生了变化。

前面响起了刺耳的吼叫声。卡嘉身旁的一个男人不安地问道：“他们这是怎么啦？”又是一声吼叫：

“叛徒！”

卡嘉朝喊声转过头去：紧靠人行道的边上，一张绯红的脸东窜西窜，这张脸有点象岗哨旁边画在广告牌上已经七年多的那张可恨的脸。

这时候，队伍中有个人以一种愉快的威胁的口气平静地说：

“怎么样，唱咱们的战斗歌曲吧？”

于是整个队伍立刻唱起来：

同志们勇敢地向前进……

跟在标语牌后面走的不是一群人，而是彼得堡的工人的队伍！他们手握着手，排成四路纵队在行进，——歌声使队伍保持了整齐。

在列捷伊纳桥旁边，卡嘉回头望望，队伍长得看不见尽头。在第三排队伍中，一个老头蹒跚地走着，就是在城关旁边跑去喊儿子的那个老头，他的两旁走着两个身躯高大、穿厚呢上衣、头戴绒布帽子的小伙子。

老头对着卡嘉不知喊了些什么，她没有听清楚。歌声嘹亮，使卡嘉听不清说话声，——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她还是点了点头。然而老头儿用力过度，脸涨得血红，继续使足劲儿地喊道：

“浮冰！水兵也冲不过去！”

这次卡嘉听见了，但是不明白他的话的意思，又朝他亲切地点点头。

当宽阔的涅瓦河展现在眼前时，歌声停止了。整个河面上，冰块一块挤着一块，发出吱吱声，嘀咕声，顺水漂去。

“水兵也冲不过去！”老头又重复了一句。

大家只得在桥边等：先让普第洛夫厂的人过去，他们排成战斗的队形，没有歌声，默默地向前走去。

然后是带有乐队和扛着丝绒大旗的军队走过去。

突然响起“乌拉”声，声音逐渐增大：堤岸上出现喀琅斯塔特的水兵纵队。风徐徐吹拂着海军帽上的飘带，在黑色的水兵呢制服上飘动。水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炫耀着英武的姿势严肃地行进着，特别引人注目；不久前他们才爱上军人的步伐和自己的武器。

“冲过去了！”

老头在卡嘉的耳朵旁喊了一声“乌拉”，发狂地用帽子拍打自己的膝盖。然后把帽子向上抛去，又从地上把它拾起来，喘了口气，说道：

“这真是过节！”

这时候卡嘉体会到的感觉只能用一个字来表达：爱。她爱所有现在和她一起走的人，她知道，现在她和娜达利娅·叶戈洛芙娜的友谊是终生不渝的了，她将永远记住这个哇哩哇啦的老头儿和他的身躯高大的儿子们；她爱涅瓦河和浮冰的吱吱声，爱水兵，爱他们的步枪和刺刀上的模糊的闪光，——她初次发现这致命的美，——她爱整个城市，突然成了自己的城市：在城市的大街上和她肩并肩地走着自己的亲人。

走到芬兰车站时，天已经开始黑了。车站附近各条大街上，淡白的路灯抵挡不了苍茫暮色的袭来，这时旗子和标语牌的周围燃起一片闪烁不定的火焰；火炬的冒着烟的火焰时上时下，亮光象波涛一样起伏，照出昏暗中的人头、肩膀和旗子上的字。

根据当局的命令，车站广场已被军队封锁。军队的指挥员是个大尉，长着一张漂亮的洋娃娃脸蛋。他疑惑地望望挤满广场的人海，显然十分清楚，他是无能为力的了。

从涅瓦城关来的队伍被迫往芬兰胡同退去；广场上人山人海。

探照灯的长剑似的淡蓝光柱和火炬的紫红色反光融合在一起，于是周围变成一片既欢乐又不安的节日景象。

近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强大的隆隆声，立刻响彻整个广场，根据强度，象是定时炸弹的爆炸。人们开始慢慢向两旁让开，——一辆装甲车，炮塔上装饰着小红旗，沉重地、隆隆地驶近车

站的大门。

又过了一会……卡嘉既没有听到火车头的汽笛声，也没听到车轮的轰隆声。突然，她只觉得人们一齐往前移动，她也随着大家往前移动。身旁有个人用很低的声音命令道：“一下子抬起来，我说，一下子！”接着，她看到那个老头由他的两个儿子托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抬了起来。老头儿顿时容光焕发。卡嘉拼命地用尽全力伸直了身子，但是前面除了黑色的脊背和帽子，什么也看不见。

一种抑制着的嗡嗡声穿过广场，——车站旁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这人多得异乎寻常的地方，一阵寂静降临，静得连火炬的哔剥声都听得见。

列宁站在装甲车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身子微微向前倾。仿佛他在看被火炬照亮的旗子和标语牌上的字。

他的目光在远处的红布横幅上停留了片刻，横幅上有手写的大小不匀的字：“列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去欢迎！”

探照灯的耀眼的光柱掠过装甲车。

列宁激动地举起了握着制帽的手。

然后他迅速地把帽子塞进口袋，把这只空的手朝前一伸，开始了谁也没记录下来、谁也不会忘记的演说。

一九四〇年作

于国畔 译

费季斯·齐亚勃里科夫

伊里叶恩科夫

他们一共十二人，坐在集体农庄冰冷的仓库里，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听得见哨兵的大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看来，天气冷得太厉害了，”费季斯打破令人难堪的沉默说。

他们之所以默默无言，是因为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今天早晨德国人问他们：

“你们中间谁是共产党员？”

他们一直保持着沉默。

“那好吧，你们想一想，”军官神气地把手按在巴拉贝伦手枪的皮套上，对大家说。

村里一共有两个共产党员：农庄主席扎鲍特金和党小组长瓦维雷奇。扎鲍特金已在今天早晨被德国鬼子当着全体庄员的面，在广场上杀害了。

扎鲍特金是个壮实的汉子，他能把一匹马掬起来：他钻到马肚皮底下，大吼一声，便把马扛在结实的双肩上，那马只能在空

中蹬着四条腿……昨天晚上扎鲍特金在把一辆陷入泥泞的卡车拖出来时扭伤了腿，没有撤到森林里去。

德国鬼子把他的脚绑在一辆坦克上，把手绑在另外一辆上，然后让坦克朝着不同的方向开。只听见扎鲍特金叫了一声：

“弟兄们，永别了！”

人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那双眼睛——又大又黑，深不可测，那么严峻，使费季斯想到：这个人即使死了也要他负责。于是费季斯断定，扎鲍特金的眼睛正是瞧着他，他的神情是那么严厉，带着责备的意味，好象在说：“唉，费季斯啊，费季斯！要是你及时把木板垫在车轮下，而不是为难地搔搔后脑勺，那我的腿就不会扭伤，我也就不会被德国人俘虏，吃这样的苦头了……”

费季斯想起这件事，便出声地说：

“木板嘛……木板应该……”

十一个人中有一个莫名其妙地瞧瞧费季斯，而党小组长瓦维雷奇则把拐杖挪开，抬起头来。费季斯一接触党小组长忧郁的目光便想：“这个人也在怨我呢。”瓦维雷奇的确紧锁着黑色的双眉，不以为然地瞧着他。费季斯垂下眼睛，心里想：“这个残废人身上有一股什么魔力？看上去，他只有一口气了，可他要是看你一眼，那就完了，你就缴械吧。”

瓦维雷奇是两年前瘫痪的。那年春天，马车从大仓库里往外运种子，道路坏了，洼地里积满了水。几匹马掉到冰窟窿里去，几袋珍贵稀有麦种也沉下去了。这时瓦维雷奇二话不说便跳进冰水里拖麻袋。其余的人也跟着爬下去，只有费季斯还站在上面……

从此瓦维雷奇就拄起了拐杖，费季斯一遇到他的目光就感到惭愧和害怕。

瓦维雷奇蜷缩着身子坐在那里，紧张地思索着。他毫不怀疑德寇也会把他杀死，现在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他这个共产党员在世界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好事？这十一个人在向他告别时心里会对他说些什么？这些人当中会不会有人向敌人告发他？

瓦维雷奇暗暗地逐个估量着和他一起关在仓库里的人。斗五年来他对他们已有了很深的了解，看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就象看到清澈的湖水底下的小石子一样。

达尼拉老爹是个瘦小干瘪的老头，他怕冷地用手擦着那双光脚——他的毡靴被德国鬼子夺走了。老头的腿骨瘦如柴，汗毛丛生，青筋毕露。他的儿子季莫沙在前线当炮兵连长。儿子正在保卫祖国，德寇是无法从做父亲的那里挤出什么话来的。

田间作业队长马克西姆·萨维里耶维奇也会牺牲的，但他会坚强地忍受住一切折磨。从前瓦维雷奇动员他入党时，他说：

“我不配。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呀？应当容得下全人类……我最好还是忙打粮食的事去吧。”

他看到竟然有这样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十分高兴。

“这是在说我呢！”

……伊凡·杜尔雷奇金和他并排坐在一起。可以说，他是个没有个性的人，但他是马克西姆·萨维里耶维奇的亲家，会跟着他去赴汤蹈火的。

瓦维雷奇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分析了十个人，没有一个人会干出敌人所指望的那种卑鄙无耻的事。只有最后一个靠不住，那就是费季斯·齐亚勃里科夫。

这个脸色阴沉的人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不满的。农庄里不管想办点什么事，他总是沉着脸说：

“又来搜刮钱财了！”

瓦维雷奇要是艰难地拖着两条腿到他家里去，费季斯对他总很不客气：

“你是来讨飞机钱的吧？不然就是来要公债！”

瓦维雷奇给他谈国家，谈苏维埃公民应尽的义务，费季斯最终还是认购了公债，而且当场从口袋里摸出油腻腻的皮夹子，手指蘸蘸口水，把钱数了又数。

“你啊，费季斯，真是个桦树瘤子，”一次，瓦维雷奇忍不住对他说。

树瘤子是长在桦树上的疙瘩，它的纤维互相缠绕，纠缠在一起，就象一个乱线团，这种疙瘩硬得出奇，不管用锯子还是斧头都拿它没办法。

“这些年来到底还是没能把他雕琢成器，”瓦维雷奇打量着费季斯，伤心地想。

而费季斯一会儿坐到这个人身旁，一会儿又坐到那个人身旁，轻声地对他们说着什么，把羊皮帽低低地拉到眼睛上面。这会儿他正跟马克西姆·萨维里耶维奇咬耳朵，可马克西姆摇摇头把他轰走了。

“走开！”他冷冷地说，“亏你想得出……”

这句话大家都听到了。“在动员大家出卖我，”瓦维雷奇想。他作了必死的准备，对自己说：“好吧，瓦维雷奇，要为你十五年来在这个村子里所做的一切负责。”

他做过的事情可不少。盖了一座敞亮的牲口棚，在小学里附带造了教师住宅，挖了一口池塘，四周还种上了白柳。是啊，白柳都给折断了——怎么也教不会妇女们学得文明些：她们出去赶牲口时，每人都要折一根树枝……还做了些什么呢？小河上架了一座拱桥……为了说服大家造这座桥，磨了多少嘴皮啊！